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從鐵觀音看安溪烏龍茶文化

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及茶葉的起源地，產茶及喝茶的文化迄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自古以來，茶已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被稱為「國飲」。福建泉州市博物館館長、泉州考古隊副隊長陳建中先生早前來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者，便簡介了安溪烏龍茶的歷史及製作技藝。

追本溯源：茶都與鐵觀音

安溪縣，古稱清溪，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廈、漳、泉閩南三角西北，隸屬泉州市。安溪是全國最大的茶葉主產區，號稱「茶都」，亦是烏龍茶的發源地；當中，「鐵觀音」是最具盛名的一種。安溪產茶歷史始於唐末，至宋元時期，隨着泉州港的興盛，安溪茶葉成為重要外銷商品，並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至世界各地。明清時，安溪全縣已大面積種茶；嘉靖年間的《安溪縣志》便有載：「茶，龍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產常樂、崇善等鄉，貨甚多」。歷史上，安溪茶農發明的茶樹無性繁殖法——「整株壓條繁殖法」、「長穗地插繁殖法」以及「短穗地插繁殖法」在中國茶葉發展史上貢獻巨大。而明末清初安溪茶農創製獨特的烏龍茶採製工藝，無疑是我國傳統製茶工藝的又一重大創新。

「鐵觀音」品種於清雍正、乾隆年間在安溪西坪堯陽被茶農發現，並廣為傳播。它因茶質特異，烏潤結實，沉重似鐵，香韻形美，猶如觀音而得名。茶鄉數百年來則流傳着「觀音托夢賜茶」和「乾隆皇帝賜名」兩個傳說。前者相傳清雍正三年(1725年)前後，信奉觀音的安溪老農魏蔭隆一天晚上夢見自己在石縫中發現一株茶樹，並於第二天循夢中途尋覓，在觀音廟打石坑的石隙間發現一株如夢中所見的茶樹。他把茶樹移植至家中一口破鐵鼎裡，悉心培育，並在數年後採製茶葉，發現茶質特異，香韻非凡。一天，一位塾師喝了此茶後讚嘆不已，問道茶的來歷，魏蔭隆就把夢中所遇和移植經過詳告，並指因茶樹是在威武似羅漢的岩石中發現的，移植後又種在鐵鼎中，欲稱此茶為「鐵羅漢」。塾師聽後搖頭道：「有的羅漢淨淨可怖，好茶豈可俗稱。此茶乃觀音托夢所獲，還是稱『鐵觀音』才雅！」魏蔭隆聽後，連聲叫好。另一說則與乾隆年間的士人王士讓有關。乾隆元年(1736年)，王士讓告假回家，一日，他在郊外巧見層石荒園間有株茶樹異於他種，遂把之移植至自家的園圃，朝夕管理，並把茶葉採製成成品。乾隆六年(1741年)，王士讓奉召赴京，在拜禮部侍郎日苞時，以此茶饋贈。日苞品茶後發覺其味非凡，遂轉獻內廷。乾隆飲後甚喜，但覺此茶烏潤結實，沉重似「鐵」，味香形美，猶如「觀音」，便賜名為「鐵觀音」。

製作沖泡：觀音韻的形成

陳建中表示，安溪鐵觀音烏龍茶的傳統製作技藝與其他茶品迥異，是安溪茶農歷經數百年的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經驗的成果。因這種茶為「半發酵」茶，介於紅茶的「全發酵」和綠茶的「不發酵」之間；既不能不發酵，又不能發酵過頭。加上，這套傳統製作技藝的所有工序均為人手操作，不但繁雜及費時，而且對技術的要求很高。鐵觀音採摘講究一芽兩葉或一芽三葉開採，而正鐵觀音茶只能在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採集。而



■安溪茶農採茶。

採集後的茶葉的主要製作方法是：茶青在人為控製和調節下，經過曬青、涼青、搖青等程序，使其產生一系列物理、生物、化學變化，形成奇特的「綠葉紅鑲邊」現象，構成獨特的內質。此外，工人又會以高溫殺青製止酶的活性，而後再進行揉捻和反覆多次的包揉、烘焙，形成帶有天然的花果香和特殊的「觀音韻」的鐵觀音。其中，做青工序有別於我國其他茶類的加工工藝，採用靈活的「看季節做青、看氣候做青、看曬青程度做青」等操作方法，尤為精妙。安溪鐵觀音烏龍茶傳統製作技藝保持了古老工藝的精髓，並代代相傳。2008年，安溪烏龍茶(鐵觀音)製作技藝包括採摘、初製、精製部分，更被列入國務院公佈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沖泡方面，明代的許次紱在《茶疏》中說：「茶滋於水蘊於器，湯成於火，四者相連，缺一不可」。茶、水、器、火四者，環環相扣。泡茶表面看似容易——將茶置於壺內，注熱水，待片刻，再倒出來，就完成了此程序——但在實際泡茶的過程中，不同的茶葉和茶器往往會對茶的味道造成差異。而安溪鐵觀音茶的泡飲方法更是別具一格，自成一家，必須嚴把用水，茶具，沖泡三道關。「水以石泉為佳，爐以炭火為妙，茶具以小為上」。陳建中表示，茶具伴隨着飲茶的出現而產生，古人說「器為茶之父」，說的就是茶與器之間密切的關係。一旦飲茶進入人們精神生活的領域，茶具就不僅僅是一種盛放茶湯的容器，它還體現着不同時代的文化精神。

結語

最後，陳建中指出，茶自唐代以來就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它至今已不是一般的飲料，而是一種風氣，一種時尚，一種典雅的藝術。茶道與文學、藝術、民俗等發生了聯繫，便出現了諸如茶詩、茶歌、茶畫、茶道、鬥茶、茶王賽等一系列文化表現形式。安溪在千餘年的種茶、採茶、植茶、飲茶、鬥茶、販茶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茶文化，其中源自民間的茶俗茶事，更堪稱閩南一絕，實為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瑰寶。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遊蹤

文：安立志

印象漠河

新舟60降落在漠河機場，鼓脹的耳膜餘音未消，大家匆匆走下簡陋的舷梯。好刺眼啊！湛藍的天，潔白的雲，白亮的天光，透明的空氣，陽光毫無阻擋地穿透了大氣層，眼睛在瞬間還不適應。略帶俄羅斯情調的、不大的候機樓，清晰地矗立在眼前，同伴們不約而同地拿出相機留下第一張照片。

到漠河旅行的預謀階段，就曾在網上查過資料。漠河位於大興安嶺北麓，黑龍江上游南岸，中國版圖的最北端，不僅是中國的「北極」，也是中國的「冷極」。漠河地理坐標位於北緯52°10' - 53°33'，是中國緯度最高的縣，下轄的北極村是我國唯一可觀賞北極光和極晝現象的地方。

車向縣城開去。不是導遊提醒，我們竟不知不覺進入了大興安嶺。公路兩側沒有巍峨險峻的高山，只有起伏不平的丘陵。樟子松、落葉松、白樺……樹海茫茫，林聲囂囂，無邊無際。汽車無法深入林區腹地，目光所及，沒有看見參天大樹。這與心目中的原始森林大異其趣。導遊小穆似乎看出了我們的疑問，她解釋說，漠河每年有將近8個月的冰凍期，無霜期只有90天，全年平均氣溫零下5℃，超過了野生植物的耐寒極值，這些樹木看起來胸徑不粗，由於每年生長期過短，生長太慢，其實樹齡都在百年以上。

車離縣城愈來愈近，公路兩旁的林木更加苗條，路旁長滿了名叫藍莓的灌木叢，不時能看見到子立的、焦黑的樹幹，又看到幾個熟悉的地名，圖強、西林吉……話題很自然地轉移到當年那場大火。1987年5月6日，漠河地區發生了特大森林火災。火借風勢，風助火威，山火瘋狂地吞噬了這座邊陲小城。百姓、房屋、財產，統統葬身火海，轉瞬之間，漠河變成一片瓦礫。那場火劫已經遠逝，20多年後仍然有人調侃，火災是台灣歌星費翔造成的，那是1987年的春晚，費翔演唱了一首歌，名字叫做《冬天裡的一把火》。「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小穆說，「費翔從來不敢來漠河。」筆者當年是通過《興安嶺大火》這篇報告文學了解這場火災的。在後來的行程中，我們參觀了建在漠河縣城的「大興安嶺5.6火災紀念館」，進一步感知了這場災難的慘絕人寰、觸目驚心。大火吞沒了211條生命，燒傷了266人，釀成了震驚世界的慘劇。由於這場火災，大片樹木被燒死，森林覆蓋率由原來的76%降為61.5%。這就是公路兩側林木多為小樹與灌木的主要原

因。從小穆嘴裡，聽到有關火災的一些傳奇故事。松苑、清真寺、茅廬、墳地「四不燒」，就是這些傳奇之一。在松苑公園以「漠河人民政府」名義立的石碑上有這樣的文字：「民間傳曰：松苑不燒，因吉祥之地，火魔不忍也；清真寺不燒，因真主威嚴，火魔不敢也；茅廬不燒，因污穢之所，火魔不屑也；墳地不燒，因鬼魅同宗，火魔不犯也。此四不燒，世人稱奇……」

「松苑」是在「5·6大火」中倖存下來，位於漠河縣城中心的一片原始松林。這片松林以樟子松為主，樹幹挺拔，鬱鬱蔥蔥，樹幹上有紅色標示，最大的260年，多為百年左右，胸徑大多為碗口粗細。這片松林的確是奇跡，它不僅記載了林火的肆虐，生命的頑強，而且繼續滋養着這片土地。

更應稱道的是漠河人民的「母親河」——額木爾河。額木爾河是黑龍江上游的一條支流，流經漠河縣城。在「5·6大火」中，幾十米高的火龍，藉着風勢席捲而來。縣城的人們無路可逃，求生的慾望使人們不顧北疆5月初的江水依然冰冷刺骨，紛紛跳進帶有冰茬的額木爾河，從而保住了數千群眾的生命。額木爾河靜靜地向東北流去，匯入了黑龍江。誰能想到，這條曾經給人們提供了生命之源、灌溉之利的河流，竟然成為漠河人民最偉大、最慷慨的保護神。正因如此，漠河人民才將這條河稱為「母親河」。

再沒有比「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更貼切的語言來描寫漠河縣城了。而今天的漠河已是擁有7萬多人口的邊陲小城。站在漠河西山俯瞰縣城全景，整齊的城市佈局，俄羅斯風格的建築，掩映在綠樹紅花之中，夏日漫長的白晝，充滿了祥和與靜謐。我們到達漠河的這一天，正值當地民眾慶祝「北極光節」，廣場上的鼓樂、歌舞，舞台上演唱的民眾，臉上流露出的幸福、甜蜜與希冀。



■極光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 (一)



人皆猜不透
內裡君知否
命中已註定
何必苦強求
素仲並書
癸巳元月

俗語云：「不知葫蘆內賣甚麼藥。」我們的人生也像在葫蘆裡的東西一樣，不可預知，未能猜測。但不管怎樣，不強求，不放棄是我的人生目標。

作者簡介：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康療等文章。著作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11月起在《都市日報》撰寫《拾花時候》專欄。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手寫板

與麥子親近

文：蒲繼剛

麥田消失，麥子遠去。過去，在這個季節裡，我住的地方，走出不到一里路，到處是一望無際的金黃麥田。微風吹過來，金黃的麥浪搖曳，這麥浪從眼前搖曳到天邊，眼睛裡金黃一片。

那種金黃，在六月太陽光的照耀下，讓人欣喜，又讓人迷幻。多少年過去，我依稀記得在這種金黃的天空中，在驕陽的炙烤下，人會變得恍惚惚，亦真亦幻，會長出許多幻想來。

而現在，這些土地上長出了許多廠房，建成了許多所謂的工業區，其實也沒有多少家工廠在裡面，只是數字出政績，政績出官員的官場遊戲罷了……

在我童年、少年時，雖然我們是住在工廠裡，但出門就是麥田。在六月裡，那時是一年中農民最忙的日子。在學校不怎麼學文化課的年代，就學工、學農。我記得，我當時上小學四年級，一學期總有幾次到農村參加義務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最長的一次，我們到附近的農村參加義務勞動，吃、住都在老鄉家裡，長達半個月。

那是非常艱苦的日子，六月裡毒辣的太陽當空而照，天熱得連一絲風也沒有。太陽還沒出來，我們就要起床了，匆匆吃完早飯後就要趕到地裡割麥子。

右手握鐮刀，左臂擋過去，然後用左手迴旋地抓一下，抓住一把麥子，再用鋒利的鐮刀把麥子割下來；或者先用鐮刀鉤一把麥子，然後再用左手去抓麥桿，割下麥子。麥子，麥子，現在，金黃的麥子就在我面前。當時批判臭知識分子是黑板上種田，牆上種麥子，而現在我與麥子是這樣親近，我感受到了現實與課本的差距，現實代替知識的力量了麼？其實，我很茫然，我甚麼也不懂。我割下麥子，放下；割下，再放下，不知道是黑板上的知識對，還是現實中的知識對。只感覺針尖似的金色麥芒，親近着我的皮膚，刺得皮膚生痛。過去，我只是在饅頭、白麵中感受到麥子的存在，而現在，它們是這樣赤裸裸地在我面前。我說不出是欣喜還是憂傷。似乎沒有時間感受欣喜或者憂傷，只是感覺與麥子的親近，非常累，非常熱，非常乾渴，連話都不想說。

因為是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苦再累也不能說出來，如果在公開場合說了，那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所以，再苦再累我們都忍着。但我們那時畢竟太小，幹一會就累得不行。我們的手有被麥桿戳破的，被鐮刀割破的，比比皆是。這個時候，大家就懷念起在學校教室裡打鬧、玩耍的時候。

但懷念歸懷念，麥子是要及時收割，及時歸倉的，如果誤了農時，又趕上連陰雨，那一年的辛勞便白費了。農民伯伯當時還派了一些人來指導我們割麥子。那些人身強力壯，彎下腰來割麥子，似乎腰都不直一下，一直從地的這頭割到那頭，才直起腰來歇一會。我當時非常佩服他們，覺得他們就是金黃麥田裡跳躍的精靈，是主宰這麥田的神仙，讓這麥田充滿了生命和希望。只是我不理解，他們這樣能幹，這樣勤勞，怎麼還這麼窮呢？

生命就是這樣艱辛，還這樣深不可測，那吃到嘴裡的糧食竟來得如此不易。我這個小學生雖然心中充滿了疑問，但在那個年代是得不到答案的。麥子如此可愛，還如此珍貴，它養活我們的身體，讓我們成長，但生命活着的代價是勞累和痛苦，還有無盡的憂愁，就如同要得到麥子，要

經過如此多的辛勞，無意中還要讓那針尖似的金色麥芒刺痛着我的皮膚和心……

好不容易割完了一趟麥子，坐在麥堆上歇一歇，喝點水，但不能歇久了，歇久了老師是會批評的，說你怕苦怕累，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那個年代的口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割麥子累點算甚麼。那個年代，人的生命，在大人物的眼裡只是數字，只是在一個大目標裡供驅使的「螻蟻」而已。

除了割麥子，我們還和農民伯伯們一起把麥子運到打麥場裡，然後用一種湖北襄陽叫作「連搭」的工具(用一根長木棍當柄，用另外一根短木棍當軸，串聯起一排竹片編起來的竹排，來回甩動)，來打麥子。但這種叫作「連搭」的工具太重，而且特別費力氣，我們男孩子只有極個別的用用動兩下，我們是無能為力的，只有農民伯伯來幹這種活，我們只有搬運麥子和用木杈來揚場。揚場的活要會看風向，把脫粒後的麥子用木杈翻起來，用力向天空拋去，借助風力，讓麥粒與麥殼分離。如果看不好風向，麥殼就會飄灑自己一身，弄得渾身又癢又難受。

我覺得，只有傍晚的麥田是最美麗的。夕陽下，勞累了一天的人們終於有了一點清閒的時間，可以歇一歇，我們坐在收割後的麥堆上遠望夕陽。夕陽下的麥田和依然在忙碌的人們在黃昏的光圈中，都成了剪影，這些剪影在到處晃動，如同童話故事中的在黃昏裡亂跳的精靈，在這個世界不斷上演精彩的故事。

月亮升起來，星星也在天空中閃爍。我們終於可以回到住的地方去吃晚飯了，也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覺。但那些農民們依然要挑燈夜戰，有時候甚至要忙到深夜，然後就在麥堆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早早地起來割麥子，直到把麥子收割、收藏完畢，再把稻秧種下去，忙碌的夏收才算結束。

麥子就是如此，它生於土地，長於土地，它養活我們，它供給我們營養與能量。但要與它親近，得到它，卻是如此艱辛。



■金色麥田。

網上圖片